

大同巡抚詹荣

□ 崔莉英

左云县最北端保安堡是一个典型的明代边堡，堡子有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寺南禅寺，有古风盎然的古乐楼，有保存完好的明代古水井，而且堡子形状呈“凸”字形结构，这个堡与新荣区助马堡的结构有诸多相似之处，均为一堡一关的边堡。新荣区助马堡境内有明长城、马市遗址、巡检司旧址、城隍庙石雕旗杆等。徜徉在堡子里的古街旧巷，众多的遗迹遗存会感悟到古堡曾经金戈铁马的战事和那些筑边堡、守边关、治边镇的边将们的风采，比如主持修筑了保安堡、助马堡等军堡的巡抚詹荣。

学者们把土筑于明嘉靖二十四年的镇羌堡、拒羌堡、拒门堡、助马堡和土筑于明嘉靖二十五年的保安堡有时候也称为“塞外五堡”，五堡均属于大同镇极边，是蒙古部落南下的前沿阵地，这五堡是詹荣任大同巡抚期间主持修筑的。

司马高名霄汉间，乞身一疏动龙颜；
兵戈已息云中警，剑履仍辞阙下班；
心似归鸿依雁塞，功如车骑勒燕然；
九天雨露何时洒，冷落松楸傍汉关。

这是一首大明首辅叶向高怀念詹荣的诗，诗名为《读史吊詹角山司马》，也是明人对詹荣谋略、品格的概括。

詹荣短暂的一生跟大同有缘，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大同任上。詹荣第一次与大同结缘是嘉靖十二年（1533年）。33岁的詹荣作为总理山西储粮的户部郎中来到大同，不料遇到了军人哗变、杀死了严苛的总兵李瑾，大同城中大乱，但是哗变的军人并没有为难詹荣这个为人和善的督粮钦差。外围朝廷的剿匪部队围困大同城久攻不下，再加上蒙古兵趁火打劫，大同城内外交困，紧急关头，詹荣参与了这场平叛，巧妙瓦解了城内叛军的核心力量，由此升为光禄寺少卿。

詹荣第二次与大同结缘是在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，詹荣以右金都御史的身份巡抚甘肃，但大同巡抚赵锦与总兵官周尚文格格不入，朝廷下诏让詹荣与赵锦易任。44岁的詹荣这一次到大同，遇到的又是大兵压境。蒙古俺答部落进犯大同，进士出身的詹荣属于文武兼备的边将，他跨马出征，与总兵官周尚文并肩作战，在黑山之战中将俺答部追逐至凉城一带。此战也让勇武的总兵周尚文领略到了新任巡抚的风采，周尚文属熟于边事、桀骜不驯的老将，但与年轻的詹荣惺惺相惜。

这年12月，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翁万达出任宣大总督，总制宣、大、偏、保地方军务，监理粮饷。明

代中期，随着以文制武、以内制外政策的推行，总兵权力缩小，到了嘉靖年间巡抚属于朝廷派驻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。可以说詹荣幸运地遇到了最好的上司与最好的同僚。进士出身的翁万达练达夷情，深谙边务，总兵周尚文战功显赫、治军有方，大同镇三位主政官员相互成就对方，也成就了大同边堡林立、边墙雄立的景象。

当时的大同镇边民人心浮动，边军萎靡不振。詹荣认为明军的长项在于防守，以守为胜，但须依托高大坚固的边墙自守，当务之急还是修筑边墙和边堡抵挡蒙军的铁骑，并将边防线前移。宣大总督翁万达巡行大同边塞，也认为原有的边墙防御作用不是很大，三人商议后达成共识：“甃可填渡，且不利拒守，故必成长城，长城必有台，利于旁击，台必置屋，以处戍卒。近城必筑堡，以休伏兵，城下留数暗门，以便出哨。”此前总兵官周尚文到大同任上，除了御敌外，也在筑堡寨、挑壕堑、修边墙。那年詹荣和周尚文联名给朝廷上奏章，希望划拨出大同镇一年的军费，用来修筑边墙、军堡、墩台，用以拒敌。嘉靖二十四年到嘉靖二十五年的这段时间内，大同镇迎来了修筑边墙和边堡的高光时刻，镇羌堡、拒羌堡、拒门堡、助马堡、保安堡等边堡相继完成，堡里都派兵驻守，各堡唇齿相依。边墙蜿蜒起伏、墩台挺立，烽火台挺拔，武将持枪雄立，蒙古军不敢轻易扰边。

明代将士都是拖家带口戍边，光靠朝廷拨饷，边军生活困难，而不打仗时，壮劳力又闲置。鉴于此，詹荣上书建议“召军佃作”，为守边“积粟”，他还发现宏赐诸堡附近连绵横亘五百多里荒地，把这些地开辟出来可有几十万顷沃土可耕种，于是上表奏请抽调士兵从事耕作，让边兵春夏耕种，秋冬戍守，并把买马的钱用来买牛耕地，此举一出解决边军粮食补给问题，军人们筑堡台、修边墙的积极性也大增。嘉靖二十七年，俺达部再次犯边，詹荣和周尚文在弥陀山之战中共同拒敌。此战他们在弥陀山附近修筑的互为犄角的边堡派上了用场，堡内驻兵相互配合，牵制了俺达部铁骑，并利用边堡的优势大败俺达部。战后不久詹荣被召还进京，任兵部左侍郎，后又“辞疾乞休”。嘉靖三十年（1551年），年仅51岁的詹荣英年早逝。后人称他“宵衣旰食佐当道，献身靖边固国基”。此后大同镇每有大兵压境，大同军民多回想起詹荣在大同时呈现出的“寇入不能得志”的盛景，有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的感慨。

春风吹过口泉大地

□ 高进宝

春风是个神奇的东西，只吹灰之力就把巨大的寒冷驱散，还悄悄干着“播洒”的活儿，让你于不经意间发现好多地方已被涂抹成绿色。

口泉镇西高东低，有山有川，南北有河，中间分布村落，遇见这样的环境，春风仿佛自如起来——它这里弄弄，那里动动，这边碰碰，那边蹭蹭，一来一往，见缝插针，镇子周边的山川就气清景明了。

西山如一堵巨墙，稳稳地横在那儿，一副顶天立地的样子。山脊线起伏起伏，像随意画出的波浪线，又似一波波涌动的浪潮，没有起点，亦没有终点。山上的石头像是被春风感化，配合着小草为这座山做着美颜。

如今的南北河皆缺了水，又是春风将河边的草染绿。

镇子上的树也等风来。春风也惦记着它的树友，惦记那亲密无间的欢愉，以

及那抱个满怀的痛快。当风来的时候，树们摇着摆着也变绿了。

春风吹过镇外的田野时，农人的心气儿被提起来了。哪块地该倒哪些茬，哪块地该下哪些种，盘算得清清的。耕地、备种、储肥，田间地头活起来了。

春风吹过屋檐时，燕子的心气儿被提起来了。它们忙着衔泥筑巢，早出晚归，叽叽喳喳着憧憬着筑巢后的幸福。

春风不知疲倦，一路走着，一路提醒蚂蚁出来搬东西，告诉蒲公英应该努蕊了，蝴蝶可以旅行了……它还要给灰灰菜和甜苣菜传话，给大地和春雨说媒，为蜜蜂和花儿牵线，还得告诉杏花不能性急，告诫青蛙蛰伏的日子，安顿布谷鸟掐准时间……

春风一路忙不停，它走过整个口泉镇，口泉大地便春意盎然、春色满园了。

随手拍大同



春深花开

志芳 摄

北方春来晚
三月雪四月风
塞上尘起时
桃花花开分外浓

